

《解深密經》 之 〈分別瑜伽品〉

第八講



羅時憲先生講授

…攀緣著前心，即是「不念作意」，常常作意不想東西，不想東西，其實想著前一剎那而已。攀緣不念作意，很快見效的。它說向內作意思惟著前一剎那的那個心，見分或相分。一路思惟又思惟，思惟又思惟。「乃至」、一路至到。你看佛經看到「乃至」二字，很多時十之八九等於英文的 until。

一路至到，直至到那裡呢？「乃至未得身心輕安」，仍未得到身心輕安為止。如果得到身心輕安，就謂之得到奢摩他了。如果你未得又如何？「所有作意」，即是所有這種修定。還未得身心輕安，「當名何等？」稱作什麼呢？如果你看佛經看到「何等」二字，十次有十，百分之百等於英文的 what 字。

(子二)、釋迦佛答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非奢摩他作意，是隨順奢摩他勝解相應作意。』」這句如何解？很淺的。它說善男子！「非奢摩他作意」，這種作意並不能稱為奢摩他作意。「奢摩他」即是止，並不能稱為止的作意。那又稱作什麼？稱為什麼作意？「勝解相應作意」，與勝解一齊起的，互相呼應的作意。「相應」二字是指什麼？你們這些讀英文的就解作什麼？

associated with。associated with 即是相應，和它相聯繫，是不是？和勝解相連的作意，「勝解」是什麼呢？「勝解」是一個心所的名字，心所之一。是什麼心所呢？心所有多種，一定恆常地起的那些稱作遍行心所，是不是？剛才我舉例那些什麼？觸、作意、受、想、思，那些都是遍行心所。

任何一個識起，都有它相聯繫一齊起的，相連而一齊起的，那些稱作遍行心所。「行」即是活動，「遍」即是普遍，普遍活動的心所。第二種稱作別境心所。「別」者特別，在特別的境界然後出現的，這些心所就稱作別境心所。別境心所有五種，第一種是欲心所。「欲」，未得到那東西，而我們覺得很想得到那東西，我們就謂之

「欲」，是不是？好像…。好像，你說是 desire 又不行，有人把它譯作 desire，又不是很妥貼。你譯作 wish，又不是很妥貼。總之不論它好與醜，我們想希望得到的，那種希望就謂之「欲」。因為對於未來的事情，它仍未出現而我們想它出現的，這種期望謂之「欲」。

第二種是勝解。「勝」者優勝，「解」者了解，優勝的了解。即是什麼？對於那事物有一種 clear 的，很清楚的；有一種 clear 的 impression 或有一種 clear 的 concept。此謂之勝解，優勝的了解。即是說對於那事物有一種很清楚的了解，這種很清楚的了解之力謂之勝解心所。勝解心所一定要對什麼？一定要對決定如此，毫無疑問了，然後才起的，是不是？

如果那件事猶猶豫豫仍未決定的話，一定不會起勝解的。所以欲心所對於那種特別境界起的？對於我們所希望的境，所觀的境而起欲。勝解心所對於那些決定無疑的境，然後才起勝解。小孩子想問題，想來想去都想不通，那時他是沒有勝解的。到了他想通了，原來如此，那時又如何？那時那種情況便謂之勝解。

第三個是念心所。「念」即是記憶，memory，念。我們有一種力，我們的意識或其他的識都有可能，尤其是意識。意識有一種力量把過去的事情勾回來，那種把過去勾回來的那種力稱作念。「念」者對於過去的，曾經經歷過的境，特別的境界然後才起念的。第四種是定。

我也寫上它的梵文名字，定又名三摩地，samādhi 這個字，三摩地。三摩地譯作等持，「等」者連續、平等，念念連續、念念平等；「持」者控制著；念念都連續把心控制著而不讓它散的，所以稱作等持，稱作三摩地，舊譯譯作三昧。samādhi 這個字，舊譯就把它尾音「dhi」略去，變了 samā，samā，如此便譯作三昧。

舊譯就譯作三昧，新譯就譯作三摩地，意譯就譯作定或譯作等持。定是什麼？當

我們能夠把心控制著令它不搖、不動、不散亂，這種能夠控制著心令它不散亂的力，這種力西洋人稱作什麼？concentration，集中意志，集中你的心，concentration，定。中國人稱作定，西洋人就稱作 concentration，印度古代梵文就稱作 samādhi。是對於那些什麼？不散亂的境界然後才有定，這種特殊的境界然後才起定的。

第五種、慧。慧又有一個名稱智，「慧」字是很難翻譯的，尤其是你翻譯為英文，很難翻譯的。好的慧可以翻譯為 wisdom，是不是？但 wisdom 是好東西，而慧不一定是好的，想辦法去搶別人的夾萬亦是慧，是不是？想辦法去偷別人的錢包亦是要慧的，所以你能說這些是 wisdom 嗎？又不行，所以很難，「慧」字很難翻譯。慧是一種什麼？抉擇力，我們的意識裏面有一種抉擇的力。何謂抉擇力？我看那一件衣服，我會問到底它是紅或是黑呢？這些是紅不是黑，即是抉擇了。

何解？在紅與黑兩色之中，決定它是紅而不是黑，是不是？在紅與黑兩種色之中，它屬那一種呢？我選擇紅的那一種來到稱呼它。擇，抉擇力，即是什麼？選擇與判斷謂之慧，是不是？判斷力、選擇力是慧。這五種，慧和定是對於所觀察之境然後起的。對於所觀察境，所觀察境就是特殊的，所觀察之境然後才起的。我們不觀察的時候，不起定、不起慧的。這五種稱為別境心所。

好了，現在說回本文。這種未得輕安以前不能稱作奢摩他，奢摩他是定，稱作勝解相應作意，有一點兒勝解和它一齊起的作意而已。這種是什麼的勝解？隨順奢摩他的勝解。這種勝解如果把它擴大下去，它就會引出奢摩他。它能夠隨順奢摩他的，即是順其勢會引出奢摩他的，引導他令他得奢摩他的。這種作意，隨順奢摩他的勝解，與這些勝解相應的作意。懂得解了，在文法如此給你分析，你便會明白。

此即是說未得輕安的時候，那些作意稱作隨順勝解相應的作意，「隨順奢摩他的勝解相應作意」。這便回答了，隨順止的作意回答了。還要回答隨順觀的作意，下

面。(癸二)、(明)隨順觀作意。下面你很容易解的了，我一讀你便懂的了，猶如風送落葉一樣，你懂的了。明隨順觀作意，又分兩段。(子一)、(彌勒菩薩)問。他怎問呢？他說，彌勒說：「世尊！若諸菩薩乃至未得身心輕安，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，作意思惟，如是作意，當名何等？」問。懂得解不？可不可以？不懂嗎？不懂就解一解吧。他問「世尊！」。如果，「若」即是如果。如果那菩薩一路學修止觀，一路學，學來學去都仍未得到身心輕安，是不是？仍未得到身心輕安。但他雖然仍未得到身心輕安，他常常修作意，常常都入定、習定，這也是作意。

當他作意的時候，他又如何？「於如所思所有諸法內三摩地所緣影像」，他想，他經常在想什麼？整天在修，整天在修他便作意，作意些什麼？作意著那些影像。那些影像，我就問問你，又考考你們。

影像就有四種影像，是不是？一種是無分別影像，是不是？一種是有分別影像，一種就稱作什麼？事邊際影像，是不是？一種呢？所作成辦影像。四種之中，第三種事邊際影像，是見了道以後的事，我們暫時不談。第四種呢？更加不談。何解？是佛的境界，我們談亦無用。因此我們談來談去都只是談第一種、第二種；一種是無分別影像，一種是有分別影像。好了，現在他此人，他未得身心輕安，他又修觀。他現在觀來觀去都是觀一種影像，是不是？那個影像是什麼影像呢？是有分別影像或是無分別影像呢？我又問問你，你是尹玉英，你告訴我吧。

同學：「有分別影像。」

教授：「有分別影像，是不是？不是無分別影像。修觀的影像猶如電影般一齣一齣地來的，有分別影像，不是無分別影像。」

這種影像是什麼？是他作意的時候所緣的，「所緣影像」，是不是？我現在analyze它的文法。這些是什麼所緣的？是「三摩地所緣」的，即是修定的時候所緣的，是「三摩地所緣」的。什麼是「內三摩地」？有內有外的嗎？「內」者即是你正

式修定的時候謂之內。好像我現在般散亂的(散心也有三摩地)就謂之外。現在是「內三摩地所緣影像」。這種「內三摩地所緣影像」是什麼影像？是否影出格力哥利柏於電影中的那些影像？又是否孫悟空大鬧天宮的那些影像？不是，是什麼？「所有諸法」的影像。你讀佛經讀什麼五蘊皆空，又什麼的，那類影像，諸法的影像。諸法影像，諸法有很多的，現在是什麼？「所思所有諸法」的影像，你現在入定的時候，修定的時候所想的那些影像，不是無關重要的那些影像。聽得明白不？

「如所思」，即是依照你入定的時候，我現在觀五蘊皆空，我又觀什麼了；依照你所思的所有的這些影像。這便像是「囉囉唆唆」一連串那樣，因為梵文是這樣。玄奘法師就直譯，是不是？直譯便是如此，沒有辦法。如果是鳩摩羅什，他便會「sir sir 聲」譯得很流暢的了，是不是？但玄奘法師則沒有如此流暢的。王亭之說玄奘法師的字拉直了又晦澀，不流暢嘛。

也是的，沒有辦法的了，因為他顧得嚴格直譯就顧不了流暢。譯文是很難的，我們中國的大翻譯家名嚴復，大家都知了。這個福建人嚴復，譯了很多書。他有一句話，他有一句詩談「譯事三難」，我們翻譯的事業有三個難處。那三個呢？信、達、雅。又要信，即不要漏掉，別人有多少內容作要照實譯出來。鳩摩羅什是流暢，但不得信，是不是？不足夠信。玄奘法師，信足夠了，但不夠達，是不是？不夠達。雅則雅了，兩位都雅。一個就偏於信，一個就偏於達，沒有辦法兩存。據王亭之所言，唯有義淨法師所譯的《金剛經》是三者都具備，他說是義淨譯得最好。

你會問：「羅先生，你的《金剛經》之注釋，為何你又不取義淨呢？」我已經聲明，因為我想訓練讀者進一步讀《大般若經》。而唐三藏譯的那本是從《大般若經》抽出來的。想他讀了這本，將來讀《大般若經》比較容易，所以難一點也要的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想易則很容易，你把鳩摩羅什的那本來到對著讀，對讀嘛。好了，這個在問什麼？他問一個菩薩學修觀，但仍未得身心輕安。他又學修觀，他這一種觀稱作什麼觀呢？這樣問。下面佛答。「善男子！非毗鉢舍那作意。是隨順毗鉢舍那勝解相

應作意。」懂得解了。他說這一種作意，不能稱作觀的作意；毗鉢舍那即是觀。不能正式稱作觀的作意，是隨順觀的那種勝解相應作意而已。

此即說如果你們閣下是修定的，仍未能夠令到身心輕安遍滿全身，你的定不論你修止也好修觀也好，都只是勝解相應作意而已，你不要自己誇大說我現在修定修得很好境界，不要。是不是？如此已經一門了，是不是？第二門是止觀二道同異門。我們學修禪定的時候分為止與觀，止是一種道，觀又是一種道。為何用個「道」字？「道」者路也，修止是一條路嗎？修觀又是一條路嗎？兩個解釋。第一個解釋，修止與修觀在苦、集、滅、道四諦裏面都是屬於道諦的，所以修止又稱作道，修觀又稱作道。屬於道諦的，這是一個解釋。

第二個解釋，「道」者路也，修止又是一條路，這條路可以令到我證果的，修觀又是一條路，令我們得果的。這又通，是不是？所以又稱作道路之道，是譬喻立名。又通。兩個解釋任君選擇，是不是？好了，現在(看看)。止道和觀道到底是同一條路呢？或是分開兩條呢？慈氏菩薩問，釋迦佛答。

釋迦佛答得非此非彼，這就如什麼？佛說話和龍樹菩薩說話都是這樣的，非此非彼好像很詭辯那模樣，所謂吊詭，莊子說：「是名為吊詭。」，是不是？很詭辯那模樣。不過好像很詭辯的那個性質，但事實又確是如此的。所以熊十力說：「佛是一個一流的詭辯家。」熊十力說他是第一流的詭辯家。佛家之中有兩個第一流的詭辯家，我去探訪熊十力時聽他說的，我聽他如此說。他說一個是釋迦牟尼，一個是龍樹，二人皆詭辯第一流的。是的，論到辯論確是第一流的，不過他加上一個「詭」字就太不恭敬了，是這個意思。

好了，彌勒菩薩問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又問佛了。「世尊！奢摩他道與毗鉢舍那道，當言有異，當言無異？」這兩條路是同一條或是不同呢？問。下面，(癸二)、答。你看他真的好像…。我們是他的弟子就不敢用詭辯的「詭」字來到說他，

不過他的辯才真的很厲害。這個答，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當言非有異、非無異。』既不是有異又不是無異。他下面說明何以說它非有異、非無異呢？我們可以學釋迦佛，可以學龍樹。但你要提防問你，你可以這樣答：「非有異、非無異。」你以為很痛快吧。但別人會問第二句的：「何故非有異？」你也要把這句回答的，你就會頭痛了。

你學一部分不行，要同時學好另一部分，是不是？別人再問你：「何故非無異？」你要答得到。所以你想學辯才亦不容易。佛答何故非有異？何故非無異？不對，他問：「何故非有異？」他自己答為什麼非有異呢？「以毗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。」這句是最難解的，你留意。他因為那個 subject，那個主詞 understood 了，略去了主詞。整句你看…。「何故非有異？」為什麼說它非有異呢？答：「以毗鉢舍那所緣境心為所緣故。」。「以」即是因為，即是英文的 because。因為，就作 because 解。我就不把它作 because 解，把它作何解呢？我把它作「用」字解。「以」字可作「因」字解，「因」即是 because；用，兩個解釋。

兩個解釋都通，因為又可以，你說是用又可以。加回一個 subject，加回一個主詞。加什麼主詞呢？你看我上文。我恐怕講你們不怎麼明白，我故意寫了上面。那個 subject 是什麼？奢摩他，即是修止。奢摩他以…，我即是用了第二個解釋，奢摩他以…，奢摩他用…。當我們修奢摩他的時候，我們用，用什麼？用毗鉢舍那所緣境上之見分心，毗鉢舍那所攀緣的有分別影像。這個有分別影像就被我們的見分心所緣著，能夠緣著有分別影像的那個見分，那個心。這個心便是那個見分，作為它的所緣境，即是後一剎那的止攀緣著前一剎那修觀的那一個見分心，以見分心為所緣。聽得明白不？嘎？聽得明白不？

同學：「多講一次吧。」

教授：「因為當你修止的時候，你的止是以前一剎那的那個見分心為所緣。」

這個見分心即是你修觀的時候的那個見分心一樣。不論你修正或修觀，總之以你的見分心為所緣。『以毗鉢舍那所緣境』，所緣境之上的那個能緣的心作為它的所緣境，回想著那個心。既然都是以那個心為所緣，所以是『非有異』。聽得明白不？嘎？聽得明白不？」這個是我的解釋，就是這樣解了。圓測法師就解得模模糊糊的，你看看圓測法師的。我們此處直接為它補回一個 subject，以奢摩他為它的 subject。下面那一句，「何故非無異？有分別影像非所緣故。」我為它作補充，你看看我如何補充吧。

「有分別影像非」，「非」即是不是，不是奢摩他之「所緣故。」故此非無異了。看得明白不？想到嗎？我這樣解，如果閣下有更好的解釋…。你聽得明白不？如果閣下有更好的解釋，不妨提出，是不是？我的智慧有限，我只能想到這樣。你們想想，有時是你們想得到而我想不到的。我就是這樣想了，唯有為它補回一個 subject。補回一個主詞這才解得通，不然你解釋不了。你有沒有想過，馮漢文？我說的那些對不對？

同學：「當然是你說得對？」

教授：「什麼？」

同學：「當然正確。」

教授：「正確，是不是？正確我幾舒服。」

同學：「不只正確，並且當然。」

教授：「因為你從文法上解，還容易解一點。」

同學：「這句很難解。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很難解。」

教授：「好了，這已經是第五門了，是不是？時間到了不？」

同學：「到了。」

教授：「時間到了，今日就…」

…作解說，解說這個心，能知事物的心和所知的境。心和境，它這個境是指什麼境呢？是指修止觀時候所觀的那種境，不是指你們那些一般(的境)，是指修止觀時的那種境。譬如你觀不淨，修不淨觀，觀那條死屍或觀那些膿血的那些境。能觀的心和所觀的境，到底是一樣東西呢？或是兩樣東西呢？是異呢？(分別心境)一異門，這一門分六段。第一段、問。彌勒菩薩問釋迦佛，你看看。

現在第五頁(《解深密經測疏節要》第二四四頁)，你看看。「慈氏菩薩復白佛言」，彌勒菩薩又對佛如此說。如何說呢？他說：「世尊！諸毗鉢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，彼與此心當言有異，當言無異？」很淺的，大家都懂得解的，我只是儘管講講而已。他說世尊啊！「諸毗鉢舍那」，「諸」即是各種，修各種觀，「毗鉢舍那」即是觀。當我們修觀的時候，在定中修觀，「三摩地」嘛。

在毗鉢舍那的三摩地，即是在定中修觀的時候所現的，我們意識裏面所現出的那些影像。這些影像就被我們的心，被我們的定心去觀察的。「行」字作想、作觀解。「所行影像」，即是這種影像。「彼與此心」，「彼」是指那些影像，那些影像與我們這個能夠觀事物的心。「當言有異，當言無異？」，我們應該說它是兩件東西不同的，或同是一件東西呢？下面是佛簡略地先回答他，很簡單地回答他。略答，釋迦佛略答。「佛告慈氏菩薩曰：『善男子！當言無異。』」稱呼他一聲善男子，我們修止觀時的那些境和我們的心，應該說是並非兩件東西，是一件東西來的——「當言無異」。

下面第三段，彌勒菩薩再問，他假裝不怎麼明白地問。「何以故？」，為什麼呢？你說所觀之境和心是一件東西，是無異，為什麼你如此說呢？何以說它無異呢？下面釋迦佛正式解釋了，下面「正釋」。佛答了，「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。」一句。他先答了他這一句，由於「彼影像」，這個「彼」作那些解；由於你所觀的那些影像。「唯是識故」；「唯」即是只是、不過；不過是我們的識而已。何解呢？那天我講

過，每一個識和每一個心所一定最少可以分作兩部分，是不是？一部分是有形有相的，這個便是影像。這個影像是我們識的一部分，稱作相分，有形有相的那部分，即是影像。

另外一部分就是能夠見得到這個形相的，那個便是能見的心，這個即是一般所謂的心，這個心稱作見分。見分和相分合而為一；見分是無形無相，而是一種力，它能夠見物；相分是被動的，被見分所見到的；二者合而為一謂之一個識。

譬如眼識，我們的眼見到的顏色，就是眼識的相分。能夠見顏色的這種力，就是眼識的見分。耳識亦然。耳識，我們聽到高低強弱的聲音是耳識的相分，亦即是耳識的影像。能夠聽到高低強弱聲音的這種力，這種力是耳識的見分。同一道理，鼻識所嗅到的香臭，是鼻識的相分，相分不就是一部分。能夠嗅到的香臭，就是鼻識的見分。我們的身，觸覺，譬如我感覺得熱。我們所覺得的這種熱，是我們身識的相分。我們能夠覺得熱的這種力，這種感覺的力謂之身識的見分。

我們的意識思想，譬如我現在想，念阿彌陀佛想極樂世界是什麼樣子的。你所想到的極樂世界之樣子，是一個影像，是不是？這個便是意識的相分。你能夠想的這種力，是意識的見分。第七個末那識執著有一個我，它所執的那個我，就是第七末那識的影像，相分。能夠執我的這種妄執，是第七末那識的見分。

第八阿賴耶識恆常地攝持著數件東西：第一、攝持著我們有五根的身體；第二、攝持著我們無數那麼多的種子；第三、變起一個物質世界。此即是說，我們的身體和無數那麼多的種子與及那個物質世界，都是阿賴耶識的相分。由此，每一個識都有兩部分。如此，我們在定中修觀的時候，觀到的那些影子…。定中修觀用那一個識去觀？用那一個識去觀？定中假使修觀，譬如我觀極樂世界是什麼樣子？用那一個識去觀？

同學：「意識。」

教授：「用意識。如此，即是意識所觀到的影子，整幅圖畫好像極樂圖那樣，那個是意識的相分。我們能夠觀得到這個相分的那種能力，是意識的見分。如此，我們便說我們所觀的那些影子，那些影像，不過是我們意識的一部分而已，是不是？」「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」，由於我們所觀的影像，那個 image，不過是我們識的一部分而已。但你又不要如此說，「由彼影像唯是識故」。我對著這朵花，我便見到花，有一個影像。我轉過面只是見到人，見不到花。為何總是起不到花的影像呢？一轉過來，我不用想也見到花，何解呢？是不是？何解呢？嘎？不知道。何解呢？何美琪，何解呢？

同學：「本質的問題。」

教授：「嘎？」

同學：「是本質的問題。」

同學：「本質。」

教授：「本質，是的。」

當我們在望這朵花的時候，雖然我所見到的是影像，但影像後面其實是有本質的，有實質的，是不是？我轉過這邊面，只有一個人的實質，沒有花的實質。所以在這一邊只可以見到人，在那邊只可以見到花，是不是？是要受那個本質決定的。

所以你說我們所見到的影子，不過是識的影像而已，並非說得很虛浮地以為是沒有本質的了。不是這樣解的。「善男子！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。」他說善男子，稱呼他一聲。我釋迦佛說我們這些眾生或聖人也好，我們的識所緣，「緣」者認識、攀緣。我們的識所認識、所攀緣的東西；「唯識所現故」，「唯」就是不過，不過是我們的識自己現出來的影像而已。

整個唯識宗的學理，就是從這句話產生出來的。因為釋迦佛說了這句話，「我說識所緣，唯識所現故」，後人就弄出一個大宗派。唯識宗就根據這句話，這句話便是

唯識宗的淵源了。後人，那些論師不知多少著作，解來解去就是解釋這句話。好了，釋迦佛這樣說了之後，於是彌勒菩薩故意假設一個難題來到問釋迦佛。設難，「難」者差不多質問的意思，問，問難。於是彌勒菩薩設難，他說：「世尊！若彼所行影像…」

-完-